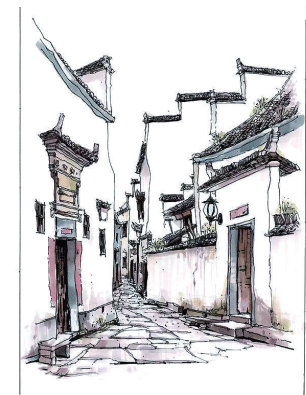


◎青青左岸



旧时光里

选择一个冬日，走在运漕老街。天阴着，灰蒙蒙泛着旧色。临着老街，是一条浓冬里安静的裕溪河，弯弯曲曲，终点是百里外长江。

河，其实也是一条有着年头的旧水。站在岸边，风吹寒气足，通体透凉。顺堤岸望去，沿岸植物少了热季中明快的色彩。在旧渡口，两岸人们习惯着上百年的交通方式，载着渡轮一次次往返。虽然大桥就在不远处，但是人们非常习惯着这种浪上行走的方式。嘈杂与安静，载着船上马达声，渐渐传来又隐去。

面对场景，耳畔好像隐隐着旧曲《苦雪烹茶》，箫与钢琴背景曲调中，互为倾诉。陡然感觉，模糊旧时光里，像一人站在老街河岸边，青色长袍，棉巾围脖，只为候人，等待着渡轮人来，或望渡轮人去。曲中箫声悠远，低回间如水流长。琴键低低应和，让箫音绵长忽而婉转。仿佛时间上，那青袍只为候的佳音来。

走在老街上，青石铺路，寒色中清冷。门户间，少去热夏里的烟火气。瓦檐残处，余雪未尽，勾勒出乌瓦的轮廓檐线，近似这河水波浪起伏。老户门去年的春联，经一年风吹日晒，褪去红色，淡得要衬出底色。

一年新来才起始一周，却让刚过去一年的日子也开始泛起旧来。如同我们在时间一转身，念着去年某天，用着旧日一词，好像有别于当下。每天醒来看着窗外，无论晴阴，都为新一天开始。

穿过老街深巷，挤在一片民居屋檐中，有着一处大户庭院。只不过有别传统民宅，院后青砖鳞瓦，雕梁画栋的徽派建筑，而院前却是西洋门庭。罗马柱对称下，是镇上赫赫有名的袁世坦老宅大门。老街旧说，镇上大半都是袁家的。早在清朝，还没发迹地李鸿章，落败后被太平军追到老街，几乎性命不保。情急之下，袁家打开半扇门，拉入李鸿章，藏于地下室。袁家酒宴李鸿章半月有余，待太平军搜查未果撤退后，李鸿章方才离开。李鸿章回到庐州不久就被诏抵京城入职。官运亨通的他念起老街袁家。从此袁家朝中有人，在旧年粮仓之地，水陆码头，袁家官商更为显赫。时势风云，行事而起终有落幕。旧时偌大的袁氏私家花园，如今成为古镇平民休闲场所。

在老街行走，我更愿意慢下脚

步，去打量阁楼扇窗，或走进民宅深户，去打量藏于木楼里拾阶而上的闺房。或选在四水归堂檐下，去打量一处斑驳旧体字迹。

如果晴日，阳光正好，老街里有晒太阳的老人，相互微笑打量着，问上一声好。老街里缝织编藤茶水小食散落着烟火气。有时想，选择一个日子，不妨回到旧时光里，在这里猫个冬日，懒懒地听老街里脚步，相互间招呼，还有渐渐消失在老街深巷的叫卖声。

一切物什虽然旧着，却恍然当年时光，那时正年轻着，可以让理想不妨重新美丽起来。

文/杨 钧

◎人生感悟

微尘

冬已至，寒冷的阳光少了初秋时节的脉脉含情，清冷地透过玻璃窗倚落在我肩上。我推动窗户的瞬间，看到空气中有许多飞动的尘埃，很轻，似池中凋落的残荷，不声不响却带有一种随遇而安的自然风骨；很细，如同米粒般的苔花，无声无息却不乏深长久远的相思缠绵。我的思绪随尘起落，伸手去触碰这些在明亮光线下飞舞的微尘，光阴的余温正源源不断地从我指间滑过，滑落在曾经的往事里。

看过一部电影，名叫《寻找微尘》。2004年底印度洋突发海啸灾难，一对中年夫妇走进了青岛红十字会，说要替朋友为灾区捐款5万元，当工作人员问其姓名已便开具收据时，他们留下了“微尘”的化名。这位化作微尘的好心人，多次捐款且数额较大，但却一直不愿露面。随后青岛市民纷纷效法，迅速在这座城市形成了一股以“微尘”命名的爱心力量。微尘已经超越了一个名字的称谓，它是一个不留姓名无私援助公益事业群体，一种诠释爱心的精神符号，一个青岛公益事业的固定品牌。只是因为他们怀着感恩之心，才把这份恩情回馈给社会，如此循环往复，让需要帮助的人们在数九寒冬里不再感受到严寒。

窗外冷风不经意间飘进我的脖颈，忍不住打了个寒颤，飘然而起的微尘里，传来了女儿清澈稚嫩的声音，“我来自偶然，像一粒尘土，有谁看出我的脆弱。”随着一支悠扬的乐曲，一个个穿着白纱裙的小姑娘，扇动着天使的翅膀飞到了舞台中央，用手语唱着《感恩的心》，脸上开满了灿烂的花，一双双灵巧的小手在诉说着无言的故事。

养老院里，我们放下带来的食物、日用品，便分头开始清理卫生。走进一位老爷爷的房间，他躺在床上没有起来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。落寞的眼神、被岁月碾压过的脸庞，随着我们的身影转来转去。房间里的灰尘从笤帚下缓缓地扩散开来，像影影绰绰升入天空里的云烟，看着浮动的尘，觉得它更像

老爷爷的一生，翻滚的时候是来势凶猛的兽，徐徐漂浮时又像是细碎柔软的落花。

进入第二个房间，女儿紧紧拽着我的衣角，藏在身后，一位腿跛的老人，一瘸一拐地端着一盆水向我们走来。旁边是一位高位截瘫的年轻人，头也没抬，完全沉浸在游戏的海洋里。我握着女儿的手，看着她，摇了摇头，用眼神告诉她不用害怕。桌子上的锁环已经锈蚀断掉了，掉下的铁锈和着地上的尘埃，像是一段依依不舍而又不得不放下的过往。

女儿将床底下的积尘慢慢扫去，她的心也和她扫落的尘一起飘飘而动。微细的尘埃在空气中，游来荡去，有些争先恐后的热闹。女儿的汗水浸湿了掌纹中薄薄的尘土，如同清晨花苞上滚落的露水，混合了汗水的尘，成为与她相见的一段年华。

年轻人将身体挪到床边，轻轻地说了声谢谢，此刻，光线带着微尘，混合着说不清的味道，也在慢慢地变得温和柔软。

倚在窗前，透出一帘幽梦，微尘将我拉进记忆的长河。

从幼儿园接女儿回家，一路上小手都揣在口袋里。当回到家里，她掏出一团纸中包裹着的东西放在我手里，“妈妈，给你的。”我捏了捏，软软的。迫不及待地打开纸巾，纸屑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像五颜六色的小精灵飞来飞去。是一个糯米糕，幼儿园发的午点。看着沾满纸巾和尘土的糯米糕，我忍不住掉泪。第二天，听老师说，女儿为了保护好糯米糕，一下午都没有玩耍。

世人心有挂碍，方染尘埃，而一朵微尘微弱的存在，只有在昏暗的光里才能生存。如果有爱、有阳光，微尘也会朝着自己的方向，从容欢畅，自由自在地飞翔。

◎清浅时光



江南的雪

摇曳的枝条上雪影重重，晶莹蓬松的白雪错落点缀在绿叶之间，煞是美丽。淡淡白雪之下，绿色的江南大地更加娇俏动人。恍惚间，多了份柔美和清丽。人们可以在柔柔的世界里找到与雪共舞的快乐和投入，让心情在空灵中雀跃。

冬月天，雪花静悄悄地飘落着，时而寒风呼叫着，像个野性的孩子，从大地上大把大把掀起皑皑白雪，向不会躲闪的树丛、建筑和会躲闪的人群砸去。池塘里的

水、乡间的田野、山头林间，甚至飞翔的鸟儿、畅游的鱼儿、玩耍着的孩童们，到处都荡漾着生机。浅白的雪，让生活由萌芽到生长到日趋成熟，希望由此定格。

远远望去，整个江南都笼罩在一种雪的意境中。白雪就像沉闷色彩中的一抹灵动，让人心醉。那一抹浅浅淡淡的白雪，焕发了强烈的生命力。透出来的自然是一种亦深亦浅的绿。山林、田野、小桥流水人家在白雪映衬下，显现江南特有的清秀，又显示出波澜起伏的壮阔。目前薄薄的絮状雪层上，会参差地冒出绿盈盈的小草，就像给大地铺上了毛茸茸的毯子。在江南的大小大小湖泊中，淡淡雪影返照绿水，湖泊中生长着四季开不败的小花，随着水波荡漾，与凝固的雪景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白，生命本色。一片白雪，淡淡地、散乱地延伸开去，铺展开来，而一股强大的生命力却在渐渐酝酿着。浅浅淡淡的白，是生命力的象征，更是大自然焕发其博大生命力的前奏。古人说：花雪随风看不厌，更多还肯失林峦。飘飘扬扬的雪花和那江南的雪白世界，甚至可以弥补人们不能尽享山峦绿树的遗憾。不过江南人是幸运的。

爱雪，这似乎成了江南人的一个印证。记得在孩提时，我和一群小伙伴，顶着冬天里的雪，或漫步或奔跑乐趣无比。但是，那脚踏着厚厚的雪发出来的声音，确是我迷恋的。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像音符一样跳跃在大自然里，长大后，倒再也没有享受过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雪已经化做了江南的一种印记，成为人们精神的凝固，并得以传承，让人们去充分地参与和体会，感受和亲近。

江南的雪总是那么新鲜。它是江南冬天里开放的昙花，美丽且短暂。江南人也总是要怀着赏花的心情去看雪，对那忽然一夜间白茫茫的山野感到无比的新奇。因为这里的雪，它生得很嫩，像小鸡小鸭的绒毛，很轻很轻地覆盖在山野上，稍有阳光的触摸，它们就承受不住，溶为清清的水滴，洗出泥土上的新绿。

江南的雪总是那么委婉，和北方的雪有着天壤之别。这雪，应着明媚的太阳，和着蔚蓝的天空，是多少人的向往。这里是干净的，没有一丝被工业文明亲吻过的痕迹，农村的朴实气息在这里充实无比，就如雪中一串串的印辄，被延伸开去……

江南的雪总是呈现纯洁的姿态，风情万种地装饰着江南的冬天，美轮美奂，这并不算很冷的冬天，经由时间的封存，却能够暖暖地装在江南人的心里，像那冷冰却又热烈的美酒。

江南的雪总是适合去回味。一次飘雪的造访，便会给江南一种别样的美。飘洒的白雪不光要做温柔的女子，更需要阳刚和伟岸来抒写江南的厚重。回味的是江南城市与生俱来的不羁和忧伤，幸福、甜蜜与希望。江南，正为下一个春天做好准备，在冬日里期待春天的绽放……

文/林丛中

◎非常记忆

野兔

我的QQ相册里有一张野兔的照片，卧在戈壁滩的几株芨芨草下。我很喜欢这张平淡无奇、颜色暗淡的照片，拍摄过程很是有趣，用老式海鸥牌35mm定焦镜头手动相机拍摄的。

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儿了，应朋友相邀，到蒙古国一个小镇做工程。

六月上旬的一天午后，在戈壁滩上漫步，我喜欢在空旷无人的原野上唱歌，我大声唱着大步走着，抬头望着蓝天白云，并没留意着脚下，忽然“噌”的一声，一只肥硕的野兔从脚下弹起。我打过猎，也算是一个资深猎手，对于野兔的习性，我再熟悉不过，这里的野兔不怕人。

空旷的戈壁滩，偌大的厂区院子里堆放着几十个机器包装箱，我经常坐在木箱上看书，一只小野兔总是在离我不太远的地方蹦跳着觅食。三个多月从一个绒绒的小毛团到肥硕的大兔子，我看着它长大。想不到的是，有一天我同行的几位师傅闲着没事，将这只小家伙追到一间废弃的库房里抓住了，我得知此事后心里极不舒服。他们把野兔放在一个大铁桶里，厨师说要喂养，另两个师傅说明天杀了打牙祭。这两种想法，我都不敢赞同。我们每天有牛、羊肉吃，为什么还要杀兔子？野兔已经长成这么大了，肯定是不能人工喂养了。看师傅们斩钉截铁地态度，这只野兔恐怕难逃一劫。

半夜我到院子里看星空，静静的，我坐了很久，天快亮了，回宿舍时我顺手把那只野兔放了。这一觉，我睡得很坦然。第二天一早，大家发现野兔没了，都认为是当地居民给放了，我没说话，想过些时候再告诉厨师。

工程快要结束了，离开阿尔泰的前两天，在厂区变压器下我又见到了这只野兔，它看见我后不慌不忙地跑走了。第二天，我拿相机说去给野兔照相，同事们都笑了，说：“莫非兔子还在那里等着你？”

我随后走到发现野兔的地方，从侧面看见三十几米处几株芨芨草下有一个小灰点儿。我试探着又行进了二十来米拍了一张，但效果不理想，我又往前走了几步，距野兔只有两三米远了，它竟然不跑。我索性趴到地上，伸出相机，野兔瞪大眼睛望着我，还是一动不动，丝毫没有逃的意思。我定好光圈、速度，再对焦距，正要按快门，天空一朵云飘过来，光线顿时暗了，忙手忙脚再调整光圈，紧着按下了快门。虽然一通折腾，但是那只兔子还是乖乖地趴在那里让我拍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喜欢这张照片，是因为这段经历。回厂区时刚才那朵云泼洒下一股冻雨夹雪花，我用衣襟裹住相机，心情格外舒畅。

文/谷振中